

情趣·健康桥

## 《茉莉花》中故事多

| 胡容邈 文 |

酷暑的夜晚，一阵清风拂面，窗前盛开的茉莉花清香飘逸，沁人心脾，令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《茉莉花》这首江苏民歌。

其实，音乐界业内人士又常称《茉莉花》这首民歌为“六合民歌”。其原委与《茉莉花》这首民歌的发掘地有关。

1942年冬，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来到南京六合金牛山下演出。一个雨天的上午，年仅14岁的小团员何仿（1942年参军，后成著名军旅作曲家，原前线歌舞团团长）听当地人讲，附近有位擅长吹拉弹唱、满肚子歌的艺人。何仿在一间茅屋里找到了那位艺人。艺人非常热情，问何仿有没有听过《鲜花曲》，何仿摇了摇头。艺人告诉何仿：《鲜花曲》这歌于清代道光年间在苏皖一带就唱开了，很好听的。说罢，他就自拉胡琴唱了起来：“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，奴有心采一朵戴，又怕来年不发芽；好一朵金银花，好一朵金银花，金银花开好比勾儿牙，奴有心采一朵戴，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；好一朵玫瑰花，好一朵玫瑰花，玫瑰花开碗也碗口大，奴有心采一朵戴，又怕刺儿把手扎。”

何仿被这首悠扬动听《鲜花曲》迷住了。他当即记下这首歌的简谱和歌词，并学着艺人的腔调哼唱起来。

1957年夏，何仿将《鲜花曲》歌词做了修正。他认为，《鲜花曲》第一段词是唱茉莉花，第二段词又唱金银花，第三段词再唱玫瑰花，内容分散不集中；《鲜花曲》歌词中，“奴”字如旧戏中的“小奴家”，带有封建色彩。于是，何仿把《鲜花曲》的三段歌词均改为唱茉莉花，并把原歌词中的“奴”都改作“我”。修改后的歌名，就直称《茉莉花》，修改后的歌词为：

“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，我有心采一朵戴，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；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茉莉花开雪

也白不过它，我有心采一朵戴，又怕旁人笑话；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它，我有心采一朵戴，又怕来年不发芽。”

是年夏天，已是前线歌舞团作曲兼指挥的何仿，率合唱队赴京参加全军文艺汇演，其参演节目《茉莉花》一炮打响，不久被灌制成唱片，从而传遍神州，成为一首脍炙人口、广受欢迎的民歌。

1959年，《茉莉花》正式走出国门，在维也纳歌剧院唱响。此前，何仿又对《茉莉花》歌词做了修改，把歌词中“满园花草”改成“满园花开”；“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”句也改成“又怕看花的人儿骂”，乐曲旋律进一步丰富，故在维也纳演出时受到高度赞赏。从此，民歌《茉莉花》一发而不可收，进而誉满全球，被收入《世界名曲专辑》。

这首民歌，有人誉之为“名歌”，也有人把它喻之为“一张中国的音乐名片”，更有外国学者赞美它是“中国的第二国歌”，皆言之有理也！大家一定记得，1997年6月30日午夜，香港会展中心5楼会议大厅，在香港回归祖国权力交接仪式开始之前，中国军乐队奏响的，正是动人心弦的《茉莉花》。

顺便说一下，从我收藏的清代乾隆年间出版的戏曲剧本集《缀白裘》（现代复印本）中发现，当时该集已收有类似《鲜花曲》，其原词为：“好一朵鲜花，好一朵鲜花，有朝一日落在我家，你若是不开放，对着鲜花骂。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满园花开赛不过了他。本待要采一朵戴，又恐怕看花的骂。”由此可见，六合艺人说《鲜花曲》流行于清代道光年间欠实，此曲其实乾隆年间就已经流行。

广为传唱的江苏民歌《茉莉花》，你甜，你美，你婉约，你悠扬，你充满魅力的魅力，你富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你陶醉了华夏，你征服了全球。夏夜的凉风又送来了茉莉花的清香，我又兴奋地哼起了《茉莉花》：“好一朵茉莉花……”

悠游·十八湾

## 青石碑上的小深坑

| 金志标 文 |

河南开封去过几次，今夏又去，拜谒了开封府，了却了多年的心愿。

那日下午，艳阳高照，路边涌动起阵阵热浪。开封府前偌大的广场，长方形的金山石交错整齐地铺列着，行走在这样的步道上，能感觉到它的坚韧和刚性。呈现在眼前的城门上，由宋代书法家蔡襄题的“开封府”三个字，笔力雄健、苍劲端肃。

进入正门，东侧碑亭内，矗立着《开封府题名记》碑，碑前比肩迭踵，这块碑记录了从宋太祖建隆元年（公元960年）到宋徽宗崇宁四年（公元1105年）183名开封府衙长官的名册。吾才疏学浅，熟知者不多，但看见名册中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、高风亮节的历史名人如欧阳修、范仲淹等，心中亲切。

走着走着，我想，人们可能受文学作品的影响，来开封府大多是冲着包拯包大人来的，《开封府题名记》碑上，却为何见不到包公的名字？顿时疑云满腹，听到导游的讲解，才恍然大悟。原

来老百姓在看《开封府题名记》碑时，因心怀对包公的敬仰和怀念，都用手指在包公的名字上亲切抚摸，久而久之，竟将包公的名字给磨掉了，只留下了发亮的凹痕。

感动之余，我立马百度了《开封府题名记》碑石材的名称，方知是青石。青石属较硬的天然石材，具质地坚硬、紧密、耐磨等特点。我一下顿悟了，这是要多少人多少次的抚摸，才能在如此坚硬的石材上形成如蚕豆般大小的深坑来？这深坑，不就代表包公的正大光明，勤政为民，清正廉明？

步出开封府，已是夏阳夕照，天朗气清。包公湖水烟波浩渺，水平如镜，映照出夏日天空特有的朵朵白云，反射出天空的云彩和夕阳余晖。包公湖边的柳树风姿绰约，柔长的柳枝随风舞动，那么深情，那么繁茂。

我一步三回头地回望着开封府那红墙朱门、飞檐翘角的建筑，心中突然想起这句话来：为人民着想的人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忆旧·古运河

## 押车的经历

| 徐晨达 文 |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由于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都是双职工，学龄前的我在家无人照看，加上乡下又没有幼儿园可上，只能交由在乡镇企业开大货车跑运输的父亲照顾，成了父亲身边的一名“小小押车员”。

彼时，父亲所在企业主要生产建筑工地上用的塔式起重机，父亲作为货车司机的主要工作有两项，其一就是驾车从厂里给周边城市的工地上运输塔吊部件；其二则是一周两次按时驱车前往苏州市木渎镇制氧厂，采购并运回盛放于钢制气瓶内的、可用于塔吊部件焊接的工业氧气。押车经历之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，是第一次前往木渎镇的“充氧气”之行。

那是1993年三月初的一天，伴随着初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睡眼朦胧的我就跟随父亲开启了忙碌的一天。父亲当时驾驶的是一辆崭新的东风卡车，载重5吨，驾驶室含司机在内能乘坐三个人。当时父亲身边正牌押车员是长着络腮胡子、50岁左右的连德伯伯，他因为一只眼睛有眼疾，所以认识他的人都称呼他为“瞎连德”，他虽然外表看上去很凶悍，却非常喜欢小孩子，一看到我就抱起我用他的胡碴子蹭我的脸，逗得我哈哈大笑；另一位随车人员是青春靓丽、刚年满二十岁、说话细声细气的副驾驶小玉阿姨，她也是父亲的徒弟，从学校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学驾驶，她看到年幼的我人矮腿短，跨不上卡车车门下的脚蹬，直接抱起我钻进了驾驶室，还让我坐在她的腿上。

当时还不到30岁的父亲手握方向盘，目视前方，风华正茂；押车员连德伯伯坐在当中，跟父亲讲述着今天的工作任务；副驾驶小玉阿姨坐在最右侧靠车门的位置，协助开车的父亲观察右侧来车和右方后视镜；我则对车窗外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

从父亲单位所在的后宅镇（今新吴区鸿山街道）到苏州木渎镇制氧厂，几乎要由北向南横穿整个吴县（今苏州市吴中区），沿途要经过硕放镇、望亭镇、通安镇、浒墅关镇等四个乡镇，全程近50公里。当时两市之间的交通大多仰仗老的312国道，那时的国道路况较差，行驶起来十分颠簸。卡车驶过横跨于苏锡两市界河望虞河之上的硕放铁桥之后，就进入了苏州地界，道路两旁的山丘也开始逐渐变多了起来。312国道就像是一条长蛇，沿着树山、大阳山、天平山和

灵岩山曲折向南，我们的卡车也在山丘之中沿着国道蜿蜒行驶。我的视线在路两边的田野、村庄和丘陵之间来回穿梭，贪婪地想把沿途的所有美景都尽收眼底。

路途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大阳山的景色。那年月的大阳山还没有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，山脚下还有一个大型的采石场，放炮的爆炸声在十几公里外的我老家后宅镇上清晰可闻。如今植被茂密郁郁葱葱的山体，当年却是伤痕累累。我们驾车驶过山脚下的国道之时，正好遇到了一声炸雷似的开山炮响，伴随着山坡上升起一团爆炸后的烟雾，山体连带着附近的地面，似乎都在微微颤抖。

父亲一边开车一边用带着苏州口音的方言土话唱起了一首童谣：“今天礼拜三，上海下来个小瘪三；手里撑着小阳伞，不走大路走高山；跌下来么跌得粉粉碎；买具棺材三块三，一葬么葬在了南阳山！”

南阳山是我们锡东地区百姓对大阳山的别称，一向沉稳严肃的父亲，突然用轻松诙谐的语调唱起了这首滑稽童谣，我咯咯笑着跟着学唱起来。

在耗时三小时后，我们在木渎镇西拐下312国道，又走了好长一段距离的县道，终于来到了木渎镇南边的制氧厂。连德伯伯向厂方出示采购清单和票据，父亲则跳下驾驶室指挥厂方的装卸工人将二三十瓶40升装的工业氧气气瓶有序装车并捆绑固定好，一切忙完之后，正好赶上中午十一点半的午饭时间。

因为双方都是国有企业，工人只要出示介绍信，就能在对方厂里吃免费的食堂工作餐。我们四个人连同其他工人一起去食堂用餐，盛饭盛菜。制氧厂的食堂伙食很好，两荤两素四菜一汤，大荤有红烧大排，小荤有鱼香肉丝，父亲还把他碗里的那块大排夹给了我，看着我狼吞虎咽大快朵颐的模样，大家都哈哈直笑。吃完饭，稍微休息了半小时，十二点半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车返回，回到厂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日落时分。

这段押车经历虽已过去三十年，却依旧令我记忆犹新，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了父亲工作的艰辛，他始终在为这个家默默付出，却毫无怨言。父亲对我和家庭的爱，就像这段镌刻在我脑海中的押车经历一样，永不衰减褪色！



插画 戎锋